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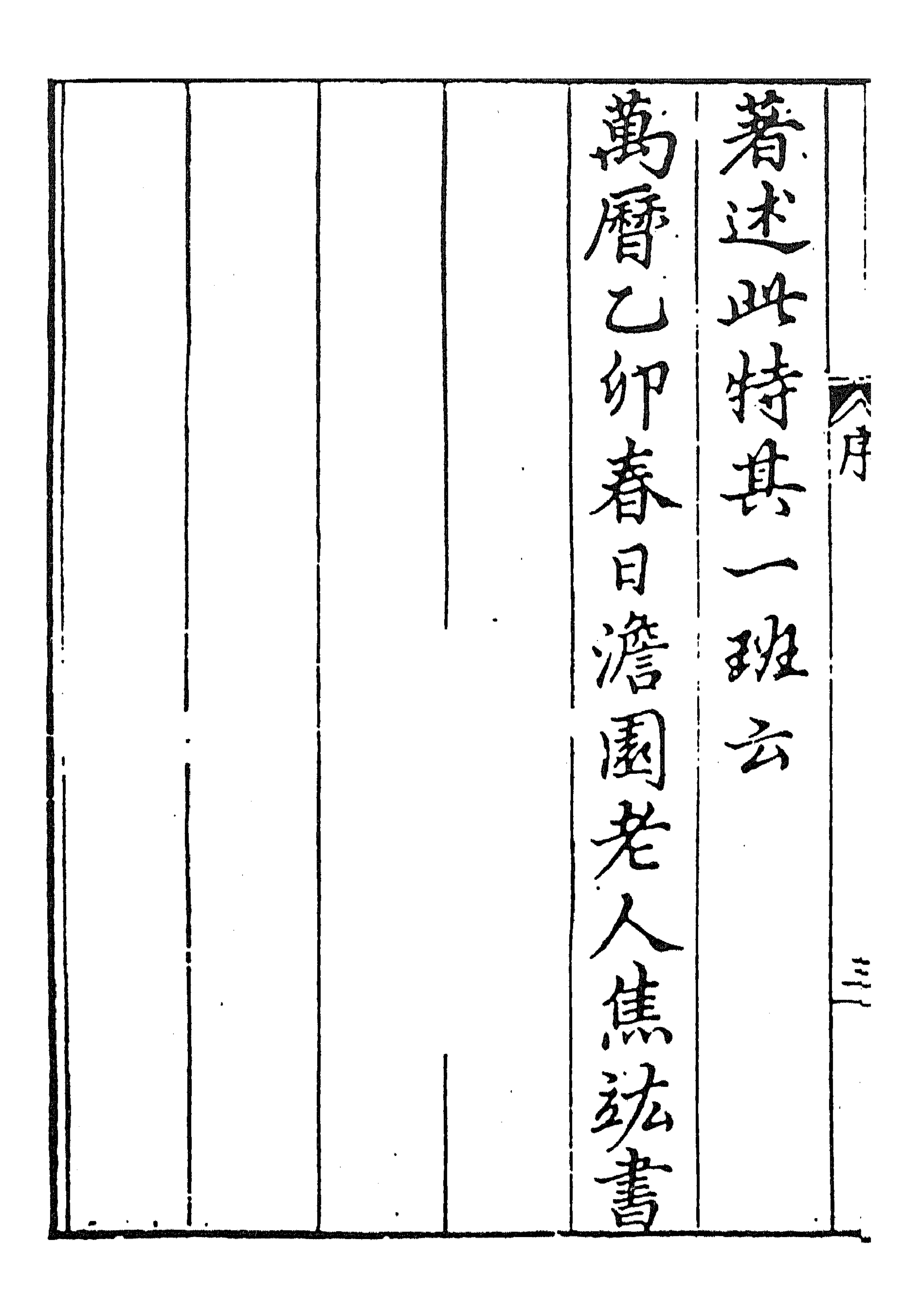
余嘗謂古書無所因襲獨闢蹊逕者有三莊子離騷史記也離騷驚采絕豔獨步古今其與雅閎深有難邃測自昔遡風而入味沿波而得奇者雖間有之未有能闚其全

者也漢武帝命淮南安爲楚辭章
旦受命食時而奏意特離析篇段
便於披誦云耳嗣是班固賈逵間
有論著今軼不傳王逸始注楚詞
十七卷嗣是洪興祖晁无咎周少
隱林應辰黄長睿莫不各有論譔

而莫備於朱子之書讀者皆知尊用之然原詞譎恠奇詭非逸章决句斷未可易讀况諸家之說傳自漢人往往參於其中盖有未可茀廢者新安汪君玉卿少好詞賦流覽既多洞其得失勒為此編數者

存之謬者祛之未備者補之或有援據失眞詞意未愜即出自大儒不難為之是正至於名物字句不憚猥細一一詳究目之曰蒙引誠秇苑之功人楚聲之先導已君既逝之五十年子文英欲梓行之以

公同好而屬余為弁余竊觀其書殆有意錯綜諸家而折衷之非苟然者今讀之有同於昔談者非強同也理自不得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好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在學者善會之而已君博雅多通饒於


著述此特其一班云

萬曆乙卯春日澹園老人焦竑書

楚辭集解目錄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安汪瑗玉卿　集解

離騷

篇內曰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此離騷之所以名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其說是矣然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亂辭隨繼之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終示以去楚之意是屈子雖未

嘗去楚而實未嘗不去楚也其不去楚者固不

舍楚而他適其終去楚者又將隱遁以避禍也

孰謂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輕身投水以死

也哉學者即楚辭熟讀而遍考之可見矣舊註

牽強支離之說世俗流傳無稽之言何足信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帝者王天下者之通稱也高陽帝顓頊有天下之

號也苗裔胤嗣久遠之通稱屈原自道已爲顓頊

之子孫也朕我也屈原自謂也皇美也大也父死

稱考伯庸屈原父字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爾雅曰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謂之曰貞者謂攝提星隨斗柄所指與東北隅之寅位正相對也非邪正之正庚寅日也從下緣上曰陞從上墜下曰降言此月庚寅之日巳始墜下毋體而生也瑗按上二句叙祖父家世之美下二句叙月日生時之美四者平看或曰苗裔即指言伯庸庚寅即申言孟陬詳其文勢蓋謂帝高陽之苗裔者乃吾皇考之伯庸也稱父爲高陽之苗

發則已不待言矣攝提貞于孟陬之寅月者乃庚寅之建而吾於此乎生也人知孟陬爲寅而不知爲庚寅故申明之而所謂日者不暇言矣其說亦通故弁附之

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皇皇考也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謂初生一歲之時節不必專指初下毋體之時而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名美名也下無言字者對舉則有名字之分若專

言之則名可以該字而亦省文也爾雅曰廣平曰
原一曰高平曰原屈子之名字實取諸此蓋名者
巳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巳也觀漁父卜
居二篇屈子皆自稱屈原可以知名原而字平也
五臣以正則爲釋原名靈均爲釋平字是也舊皆
謂屈子名平字原而從太史公誤矣則法也正則
謂原野經界皆有法則而爲大中至正之道也井
田之制是矣靈善也均勻也經界旣正則莫不均
勻而平矣靈則平之至善者也瑗嘗有辨詳見離
騷蒙引上二句叙皇考賜名之美承上章而言下

二句敘美名之實又承嘉名二字而申言之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離騷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至馬遷楊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繁於代瑗按屈子此上二章自敘之旨不過如劉子玄所云之意耳王逸以爲屈原自道本與楚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又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是恩深而義厚也朱子從之今考楚世家屈原與懷襄俱出高陽之後誠爲同姓王逸之說雖議論正

大道理精深有合於屈原之大義屈原所以戀戀而不忍去楚者心事實在於此要之原作此文之時而此章之旨恐無此意也詩頌文武之功德而直推本於公劉后稷以爲言亦不過自叙其源流世系而不忘其所自之意耳觀之經傳則屈原章首二句之作其本意不爲與楚王同姓而言也明矣不然所叙月日名字之美又豈與楚王生同月日而稱同名字乎古人謂讀書有可以深求者有不可以深求者此類是也蓋以其說有合於屈原之大義故易惑人耳卽離騷之辭虛心而觀之實

未必然也雖然楚辭之作萬有餘言而未有一語

道及同姓之故抑又何也

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蘺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爲佩

紛盛貌内美承上二章祖父日月名字而總結之

重音仲猶再也非輕重之重脩能長才也言巳既

有此盛美而又重之以脩能以見才德之全備也

或曰脩亦美也如後脩姱之脩亦通二句乃結上

起下之詞扈被服之意以線貫鍼爲紉佩飾也蘺

芷蘭皆香草名生於江中故曰江蘺生於幽僻之

處故曰辟芷辟古僻字或曰如字除也謂芷香可以辟除穢氣也亦通蘭芳於秋者故曰秋蘭下二句乃參錯成文言已採取香草紉續以爲雜佩而被服之曰扈曰紉曰佩讀者當以意會不可執一也後多倣此王逸曰言已脩身清潔慱採衆善以自約束也是矣然內則曰婦或賜之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是蘭芷之類古人皆實嘗以爲佩也不獨比喻而已此又學者所當知也夫屈子所取草木之屬數十餘種而此章先言蘺芷蘭者偶隨所言耳非擇而取之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江蘺之草

屈原幼時所先採蓋自其初度則固已扈江蘺辟芷矣以此言之則蘭品反不如蘺芷也非是此章是泛叙後時事非承初度獨叙少年事也或曰下二句倒文法本謂紉此秋蘭以爲芷佩而復以蘺芷爲扈從耳屈子多有此法其說亦通内美句承上以德言脩能句起下以才言或曰名字奚爲德乎洪氏曰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取名之說見左傳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已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之忽然易過不我相待而老之將至不得學也旦曰朝暮曰夕搴攬皆採取之意阰地之有次第而相連比者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木蘭木名與單言蘭者不同上云秋蘭在草部也莽亦木名字亦作菵音罔舊以爲卷葹草非是凌冬不凋故曰宿莽見本草木部可考朝搴木蘭夕攬宿莽此所以爲汲汲乎若將不及而自脩之實也不言所用者承上章紉佩而言也朱子曰言所採取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得

之矣王逸曰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
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其說善
矣吾謂屈子此章之旨方論自脩之汲汲而恐年
歲之不與何暇計彼讒人也哉不受變於讒之意
自在言外非本旨也讀者不可不知瑗按朝夕二
字不必如王逸取譬之說亦當重看方見汨余若
將不及之意論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易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屈子有之矣今人但知其德
義之高文章之妙而不知其有所自來也豈有無
是功而獲是効者哉九章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

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今孰不實而有獲可謂格言矣有志者勗之又按首句倒文耳本謂余汨汨乎若將不及也屈子多以余字倒在下不能盡出讀者詳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淹不久停留也代更也序次也謂四時以次相代二句言天時易過以見人年之易老也郎上年歲不吾與之意零落皆凋隕之意美人謂美好之婦人盖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暮皆晚也衰老之

騐王逸曰言天時遲轉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脩能二章言急於進脩而欲及時也三章言時易過而欲急於進脩也皆承脩能而言一章乃芳香之物皆草類也二章言久固之物皆木類也三章則以草木總承之亦言之序也詩

經多有此體讀楚辭者須以此法求之庶不見其重復可厭也然言芳香則久固在其中言久固則芳香在其中而言則各有所偏重耳覽者幸毋深泥可也夫脩能者受之於天而人人之所同具者也故二章旣勉之於巳而三章又欲責難於君也或曰此上五章屈子皆述巳事而恐美人之遲暮一何又爲下文起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

撫把也謂把巳而自省也壯年富力强足以有爲

之時棄者盡絕必去之詞草荒曰穢以比惡行百草為穢穡之害猶邪淫為德性之害也何者詰而問之之詞改者革故鼎新之詞度態度也此度即指惡行上句其詞直下句其詞婉一正一反之言其意一也騎馬曰乘騏驥俊馬也直奔曰馳橫奔曰騁皆疾走也來者招邀之詞欲君棄彼之惡而從此之善也導引也先路前驅以啓路也二句倒裝文法此承上章末句而言言君何不及此年富力強足以有為之時棄其穢惡之行改其惑誤之度而使後有遲暮之歎邪君苟一旦覺悟而來隨

我我則當乘駿馬疾走爲王前驅導引以啓道路也夫楚王苟有志於從善則屈子必以二帝三王之道以開陳之君德不勞而成治功可坐而致矣惜乎陷溺之深終無悔心之萌而屈子雖乘駿馬將安往邪朱子曰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亦相承援拔撫壯之意與上二章歎時之意誠相表裏但上二章屈子道巳自脩之意猶重而恐美人之遲暮以下方致意於君也又乘騏驥以馳騁句與來吾導夫先路句相爲一意屈子多有此文法舊說以騏驥比賢智言君乘駿馬以隨我則我

當爲君前導其說亦好但此等意在來字内足以該之而屈子此句之意還是言已乘此騏驥急於先導故下曰忽奔走以先後即此意也盖乘騏驥二句只取其急於進脩之意非比喻任用賢智之意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后君也三后謂楚之先君特不知其何所的指也純粹皆無一毫駁雜之意衆芳喻三后之悉有衆善也下二句即是申言衆芳之意純粹言其道德

之美衆芳言其道德之盛雜非一也椒與菌桂皆香木也椒生多重累而叢簇故曰申椒豈維猶言不獨也蕙茝皆香草也二句倒文法也觀曰雜曰豈維字相與應可見屈子多有此法言不獨紉蕙茝以爲佩飾而又紛然雜之以椒桂此所以爲衆芳也採一物以爲佩則陋矣執一善以成名則狹矣此章言三后道德之美盛固後王所當法焉者也舊說以三后爲禹湯文武而下方言堯舜非是又以衆芳喻群賢亦非是此蓋泛論三后之德而任賢之意自在其中不必專指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堯舜唐虞盛德之君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道大路也得路無多岐之惑也所謂純粹衆芳者此其至矣桀紂夏商無道之君也猖狂也披亂也捷邪出也徑邪小之道路也窘步謂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多蹄仆之虞也所謂穢惡敗度者此其極矣遵道得路騐行專一之光明正大故身逸而國安也捷徑窘步騐行事之顛倒錯亂故身死而國亡也此耿介者人君之所當取法而猖披者後世之

所當深誡也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人君當急乘夫時以去惡二章言人君當博取諸人以爲善三章舉堯舜桀紂而并言之則一善一惡而天下之大法大戒彰彰矣嗚呼使楚王苟能一旦悔悟而任屈子先路以導之則浸浸乎入於聖王之道無難矣可以四三后而雙堯舜矣惜乎喜黨人之幽昧險隘而卒捷徑以窘步也懷王客死於秦國襄王旅斃於陳城其窘當何如哉不用屈子爲之先導故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

惟語詞舊註爲思念也非是黨人懷阿比之意而相助匿非者也偷苟且也偷樂者竊取乎一已淫佚之私而不顧君國之安危存亡也幽深僻也昧昏暗也險臨危也隘履狹也幽昧則不顯明而一物無所見險隘則不平正而一步不可行也憚畏難也殃禍患也恐憂懼也皇君也輿車也績功也左傳曰大崩曰敗績此章言朋黨之小人惟喜偷安逸樂故每誘君於幽昧險隘之路竊以自肆其志而不知捷徑窘步適所以來顛覆之禍也我之

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者是豈畏憚顛覆之禍而爲一身之私圖也哉蓋君車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王逸曰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是矣蓋不敢斥言其君故以皇輿言之且於行路之比亦切也敗績則指車之覆敗以喻君國之傾危也舊註謂敗先王之功非是是又多一層意思蓋言君國傾危則敗先王之功之意自在其中不必言矣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怨者言奔走先後之急而愴惶不暇安詳之意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奔走於左右相導於前後左右就養有方也及者追而相接之詞前王指三后堯舜也或曰泛言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迹耳荃與蓀同香草也當時之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王逸曰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意亦是揆察也中情中心之情實也讒指黨人譖已之言也齌火齌也齌怒言怒氣之盛如火也情往日曰信讒譭之溷濁今盛氣志而過之即此意也此章言已急欲奔

走先後以輔翼乎君者盖欲誘掖吾君有以追蹤先王之遺迹也不但使皇輿之不敗績而已而人君者顧不察吾此中心之至情反輕信黨人之讒言而盛怒乎已使小人日以得志而君子日以危懼也何哉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謇謇不避險難而竭力盡忠之意也患害也忍耳受其害而不辭之意舍止也指者援引之意謂以手而指天也王逸曰語也非是九天概舉衆多之

詞以方位言之者意亦是正與証同靈善也脩美
也亦時人彼此相謂之通稱而此則託詞以寓意
於君也此章言已固知盡忠必有受害之事然吾
能隱忍耳受其害而此心之忠終不能而遂自止
也所以然者豈爲釣名沽直豈爲身家私謀及爲
他人之計哉實爲君臣之大分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而恩深義重故此心之不能自已也此心可指
九天以爲明證實出於公而非出於私也夫人可
欺而天可欺乎哉觀屈子此數言雖若其情誠可
悲而其勢誠急迫然勤勤懇懇之忠貞磊磊落落

之心事亦可見矣豈君黨人之幽昧險隘而爲一
已偷樂之計之所爲哉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黨
人唯欲誘君於邪道而已則懼敗君國誠不忍爲
二章言巳之急欲引君於當道而君則反信讒言
妄造乎怒三章又甚言乎盡忠有賈禍之道深表
乎巳忠君愛國之心而小人之反是也不言可知
矣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曰者叙其始約之言也羌者發語端之詞此章比
君臣之契始合而終離也文選本無此二句洪氏

曰王逸此二句無註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釋羌字之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抽思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朱子曰洪説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脱兩句耶更詳之瑗按此二句韻雖與上章相協而意則屬下章楚辭中固多此體然無此二句下章意亦完備洪氏之疑甚爲有理其非脱於王逸之前而增補於後人也明矣今未敢遽自削去姑存之以備後之君子有所參考而黄昏中道之説則詳於九章兹不註

云自乘騏驥至此大槪俱以道路爲喻讀者亦不可不知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成言謂始初相成要約之言也即黃昏以爲期是矣悔改也遁移也有他有他志也即中道而改路是矣近曰離遠曰別數化謂君志數數變易無常操也此章言人君始信任巳相與約言共謀國政終成治功中道改移而反生他志以疏乎巳君苟棄巳不用則我之離別而去蓋亦不難而爵位利

祿何足以縻之所以戀戀而不忍去者葢傷君之
反覆無常用舍倒置而國是日非耳嗚呼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而况人君之治國家也哉下二
句篇名離騷二字之義葢取諸此班固顔師古解
離騷二字之義其說雖通要非本旨朱子反取諸
家之說而辨證闢王逸之非其殆未之思與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
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
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滋以水灌漑也一曰蒔也畹王逸曰十二畝說文

曰三十畝或曰田之長爲畹也九畹以王逸推之
得一百八畝以說文推之得二百七十畝也樹種
植也上言滋下言樹相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王露載林
勳本政書又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今
人所用大抵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
爲頃也畦五十畝也一曰共呼種之名朱子曰畦
隴種也雜雜種之也蒥荑藒車杜蘅皆香草名芳
芷即前辟芷辟言其所生之幽芳言其香馥之氣
相備而互見也又芷着一芳字則上五物可知矣

此作文之法也冀期望之意峻言其枝之高而長也茂言其葉之蔚而盛也願欲也俟待也刈以鐮斬取之也然曰冀其峻茂曰竢時曰將刈而不遽刈可見不小用其道不急於進取也萎枯死也絶斷落也或曰萎當作委委絶謂人委棄而不知刈以爲用也傷損也言雖萎絶而無損於芳香之質也哀憫惜之意衆芳指上六物也蕪穢荒廢也言有此衆芳而不知用深可惜耳此章比巳積累衆善冀其大成待時而用雖見廢棄固無損於巳而使之道之不明不行於天下爲可哀也巳按此章

曰蘭曰蒥荑曰藒車曰芳芷泛言其物之多也曰
九畹曰百畝曰畦曰雜概言其種之盛也曰與枝
葉四句總承上四句而言也王逸以首二句爲脩
行仁義朝夕不倦次二句爲積累衆善德行彌篤
又次二句爲宜蓄養衆賢末二句爲衆賢失所以
上四句爲脩身下四句爲用人講牽強支離之甚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
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
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衆指黨人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

也不厭不以爲足也求者心之貪也索者求之至
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恕巳量人謂人之心盡
如巳貪婪之心也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一
曰嫉者惡人之有也妬者忌人之有也馳騖亂走
也追逐急走也總申競進貪婪二句非余心之所
急屈子自表其心不同於衆而衆人不必嫉妬也
總申恕巳量人二句王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騖惶
遽者爭相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
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是矣冉冉猶漸
漸也脩名脩潔之美名也立猶成也二句又言余

心所急之故也此章言黨衆競進貪婪不厭求索

意謂人同此心心同此欲而已之才能又足以奪

其寵故各生嫉妬之心而害乎已而不知馳騖於

富貴之場追逐於利欲之途非我心之所急也若

我之所急者亦惟恐歲不我與老期將至而美名

之不得成立於天地之間有忝於所生故汲汲乎

若將不及也是屈子未嘗無所急而其所急者與

衆實不同也彼庸惡陋劣之鄙夫見屈子之汲汲

皇皇其急甚於已而不知屈子之所以急若將有

以奪已之寵也遂從而讒之是以小人之腹而度

聖賢之心矣何其不諒屈子之甚哉王逸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洪氏曰屈子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恥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瑗按洪說甚善王說意圓而語滯也夫聖人之所惡者非惡名也惡虛名也惡僞名也若屈子之誠心爲善而惟恐其實之不副名也又何不可之有哉嗚呼彼黨人者惟其不好名耳苟有好名之心又安肯自處其身於不潔之地而甘受害賢嫉能欺君賣國之名也哉

朝飮木蘭之墜露兮夕飡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
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
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
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
彭咸之遺則

飮啜也墜墮也飡呑也朝曰饔夕曰飡菊香草名
菊華於秋故曰秋菊落亦墜也英華也苟誠也姱
美也信姱猶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練要言
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練要者信姱之實也顑頷
饑餓黃瘦貌何傷言所困者身而無損於道也此

四句言已飲食之廉潔以喻已之所養也木根泛言香木之根前所叙香草俱不言所以上文着枝葉二字此着木根二字則可見諸取紉以爲佩者皆根與枝葉也参錯互見此亦作文之法也結約而束之也貫穿而累之也薜荔芳草名蘂花心也王逸曰實也非是矯揉之使柔易以紉也索以手搓繩之名如宵爾索綯之索繩索也胡繩謂延胡索亦香草名也變索言繩者避上索字也或曰胡繩泛言長繩如莊子縵胡之纓亦謂長纓也纚纚長好貌言攬取香木之根索之爲纚纚之繩以之

結茝貫藥矯桂紉蘭也黍錯成文耳或曰擥木根也結茝也貫藥也矯桂也紉蘭也索胡繩也六者平看俱通要之擥木根者實所以爲繩索而繩索又將以爲結之貫之紉之之用也此四句言已佩飾之芬芳以喻已之所行也蹇難詞有用心竭力艱難勤苦之意法者效其所爲也前脩前代脩習道德之聖賢也或曰泛言或曰暗指下彭咸也世俗指當世庸惡之流俗也所服服字有被服服食二意總申上八句而言周合也今之人即謂世俗也依者不違其道也彭咸殷之賢人孔子竊比於

我老彭卽其人也觀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二句又與信而好古之說相表裏王逸顏師古皆謂投水而死朱子曰二說亦無所據也瑗嘗有辯見蒙引茲不贅遺則餘法也此章言己飲食廉潔佩飾芬芳固非世俗之所尚而已蹇蹇獨爲其難者亦取法乎古人而已何必見知於溷濁之世哉瑗按此上三章似覺是申前扈江離以下諸章之意一章言己之道不行於時二章言己之志不同於衆三章言己之所以脩道立志者不求合於今而求合於古也又按篇首至此詞氣從容有

起有結宛然爲一篇也此章之後則太息流涕鬱邑
怨恨之詞作矣其詞愈切而意愈悲矣讀者不可
不知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
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長永也太甚也息歎息之聲如論語屏氣似不息
者之息掩涕猶抆淚也艱難也勤苦之意遠遊曰
哀人生之長勤與此同意多艱猶言長勤也好愛
也脩姱皆美好貌以美女自喻謂脩潔而姱美也
招魂曰姱容脩態是也後單言好脩者省文也此

曰脩姱者重言也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謇如謇法前脩之謇後以意求不能盡出樂記曰訊疾以雅註曰訊亦治也誶與訊同替與興也替本訓廢以廢爲興猶以亂爲治也言已愛脩姱而不醜惡鞿羈而不放縱喻已德行之高潔謹飭而朝夕淬礪興起不知休止也長太息二句乃結上起下之詞前謇法前脩而後朝誶夕替之意皆相關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去許而獨言替者省文耳既替余者倒文耳本謂余既替也纕佩帶也下文云解佩纕以結言是也蕙纕謂紉蕙以爲纕也又復也申重也攬茝者亦以爲佩纕之用也善猶喜也九數之極也九死甚言之耳悔猶恨也上章余雖好脩至此六句當一串講下言已雖朝夕脩飾芬芳之行實已心之所喜雖至於九死而中心終無一毫之悔恨也況貶黜乎下文曰雖體解吾猶未變豈余心之可懲與此意同而辭旨益加切矣然則所謂長太息以掩涕哀人生之多艱其詞雖

若悔恨而其實乃設爲反言正所以深表其自信之志之篤也此弁上章下二句皆申言多艱之意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浩蕩言君心之縱放如水之浩蕩無涯靡所底止也狂惑不定之意人心屈原自謂也不曰已而曰人者婉其詞也衆女指黨人也蛾眉謂美女之眉細長而美好形若蠶蛾之眉屈原自喻也謠猶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善淫之善如左傳其岸善崩之善上二句怨君下二句怨黨人瑗按此上三章

一章言已脩飭之勤二章言已脩飭之堅三章言已以此得罪於君而見讒於衆也夫屈子旣曰余心之所善又曰雖九死而猶未悔也然則又何怨乎洪氏曰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屈原於楚王其猶小弁之怨乎又曰反離騷云知衆姱之嫉妒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爲露才揚已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汚原何哉詩人稱莊美之賢曰螓首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二說甚善讀者不可不知

也

固世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爲度

工亦巧也偭亦背也規所運以爲圓之迸也矩所擬以爲方之器即今之曲尺也錯置也謂舍去規矩而任巳私智以爲方圓也背違也繩線也墨所以染線使黑也今通稱之曰墨斗蓋引繩以取直而彈墨以爲跡也㸦文所以盛墨而轉繩者也獨言繩墨者舉其要耳或曰墨謂墨斗洪氏曰墨度名也五尺曰墨亦通追猶隨也言舍去繩墨而適

已自便以隨枉曲也競者衆相爭逐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競相苟合求容以爲常法也度字總承規矩繩墨而言舍規矩繩墨之法而自以爲工巧改錯追曲以爲法吾未見其可法也競周容以爲度此世俗之所以爲工巧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又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觀孟子之所言則知屈子取譬之意矣蓋承上章總責君臣也或曰泛言瑗按此章本謂固世俗之工巧

兮競周容以爲度背繩墨以追曲兮偭規矩而改錯今以規矩繩墨二句橫入於中而首尾申言之盖叅錯文法耳如論語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亦是此章法也或疑首二句是賦中二句是比朱子以四句俱作比體未是容更詳之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忳憂貌鬱結也悒快也皆煩悶之意侘傺猶彷徨也失志貌吾獨者以見衆人之不然也窮者言不能

達也困者不能振也此時指當時也寧如論語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之寧字設言也溘流二字猶漂泊之意也初終曰死既葬曰亡溘死流亡猶言死於道路死於溝壑之意謂棄而漂泊不得安葬也以見窮困之甚不忍謂中心媿耻羞惡也此態即指上章所言者也此承上章言已惟不能爲此邪淫之態所以獨遭窮困於此時而又申言已雖至於死亡而決不忍爲此邪淫之態也既曰寧溘死而流亡則困窮又不足言矣論語曰君子固窮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爲君子乎又曰君子以致

命遂志屈子有之矣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鷙鳥鵰鶚鷹鳶之屬此取其威猛英傑凌雲摩霄之志非謂悍厲搏執之惡也不群言不與衆鳥爲群也猶剛正之君子於闒茸之小人也前世往古也固然謂理勢之必然也渉江曰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亦此意雖爲自懟之詞亦以見自古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君子常寡而小人常衆也周合也何方圜之能周如方底之於圜

蓋方鑿之於圓枘之類必不相合也異道謂道有
邪正之不同也相安猶相合也卽道不同不相爲
謀之意王逸曰忠佞不相爲用也異道之不能相
安猶方圓之不能相合也是以方圓譬異道鷙鳥
方圓二句是比下二句是賦朱子以四句俱作比
體恐未是或曰蓋以上句喚起下句有比而興意
亦過上以鳥獸取譬下以器物取譬四句對看與
下章俱承上二章而言或曰本謂何方圓之能周
今夫孰異道而相安鷙鳥之不群今自前世而固
然鷙鳥不群句內卽有方圓不能周異道不相安

意自前世而固然何總承之也楚辭中多有倒章文法或以下二句是申鷙鳥不群句俱逼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屈鬱而不伸也抑按而不揚也忍隱忍也尤過也攘物自外來而取之也詬恥也恥自外來而受之猶物自外而取之故曰攘詬舊解攘作除也以上忍尤照之非是屈心而抑志固守乎自內出者也忍尤而攘詬涵容乎自外至者也自內出者吾勉之而已矣自外至者吾將柰之何哉論語曰犯而

不校孟子曰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屈子之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其殆庶幾於此乎伏者自守之意清白不污穢也直不枉曲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句亦叅錯文法本謂伏清白直道而死耳前聖所言也所厚謂不爲前聖所鄙薄也此章申講言巳所以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者蓋欲伏清白以死直而庶乎不爲聖人之所鄙薄也夫吾道苟不爲聖人之所鄙薄而適爲聖人之所篤厚則彼區區黨衆之耻辱吾

又何辭而不受哉嗚呼若屈子者其見卓矣其守固矣其量宏矣雄固之推之徒烏足以知之也哉瑗按此上四章一章言流俗邪淫之盛而得時二章言巳守正道之堅而失志三章言自古正道之難容四章言巳守正道之欲求合於古也朱子曰自然靈脩以下至此五章一意而爲下章回車復路起也瑗按然靈脩章是承上長太息以下二章而言當自長太息以下至此七章爲一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悔追悔也相顧視也道路也察明審也延引頸也
佇跂立也延延佇猶言少待也將返欲還歸也延佇
將返其詞雖若緩而其意則終於去耳但欲遲遲
吾行不欲悻悻然若小丈夫之爲也回旋轉也復
路還復故道也行迷謂行路而惑誤也如莊子七
聖皆迷之迷相道不察之所使然也未遠尚在中
道未至窮途猶可回返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意出於此朱子曰言既至於此矣乃始
追恨前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引

領跂立而將旋轉吾車以復於昔來之路庶幾猶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覺悟而旋歸也得之矣瑗按此章以行路爲譬實悔其初輕出仕而欲將隱去耳非設言也下文製芰荷集芙蓉盖欲辭紱冕之榮而爲隱者之服矣王洪二註皆以同姓之義言之以爲屈原初欲隱去既而悔其不當隱去故復回返以終事君之道不亦大謬其旨而牽强之甚乎殊不知雖隱而去之固無害於屈子之忠也何爲回護之若是而反使屈子之心事千載之不明也故楊班之流往往譏之者皆未知屈子實有

去志也且以同姓言之則殷之三仁固有不去者亦有去者固有死者亦有不死者豈可謂同姓之臣自古皆不去而盡死也哉其事君之忠同姓之義要亦顧時勢事體及各人之自處何如耳固不必於去不去死不死以爲賢否也

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罹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步謂緩步徐行也或曰車馬曰步舟船曰游步謂步走無徐行意亦通上章曰車此章曰馬互見也澤曲曰皐其中有蘭故曰蘭皐馳疾走也丘土之

高者其上有椒故曰椒丘且聊且也焉如字語詞也止息謂停止而假息也進謂仕也入亦進也罹遭也進不入倒文耳本謂不進而入也惜誦曰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罹尤今既不進入以罹尤則不惟在己不必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彼讒人雖欲設張闢以娛君而矰弋尉羅將安所施邪退謂隱也復脩重整也初服士服也下文所言衣裳冠佩之類是也屈原恐進而遇禍故退脩初服也此服字要實看曹子建七啓曰願及初服從子而歸語取諸此李太白詩曰久辭榮祿遂初衣

初衣即初服也退將復脩吾初服謂芰荷之衣芙
蓉之裳及高冠長佩乃未仕之初之所服者因筮
仕而釋之今又將辭邦徽冕之榮而重新整治向
時之所服者以復其初也馳椒丘對上步余馬於
蘭皐看且焉止息總承上也王逸獨以止息帖椒
丘非是此等句法當以意會進退二句亦要活看
不進則必退既退則不進一反一正反覆言之耳
朱子曰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芳香
以自清潔所謂回朕車而復路也進既不入以離
尤則亦退而復脩吾初服耳瑗按朱子不忘芳香

之說本於五臣或以蘭皐椒丘爲卽其所見而泛
言之耳無取譬意更詳之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製者剪裁之意集者補綴之意芰蔆也荷蓮葉也
芙蓉蓮花也或曰上旣言荷亦可爲蓮之總稱今
自別有芙蓉非謂蓮花也未知其審上曰衣下曰
裳洪氏曰芰荷葉也故以爲衣芙蓉花也故以爲
裳羅鄂州曰蓋芰葉雜遝荷葉博大有爲衣之象
而芙蓉君可緝者也古者士服玄衣纁裳芰荷綠

色有玄之象芙蓉朱色似纁故反離騷云矜芰荷
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
而裂荷衣杜甫曰不妨游子芰荷衣蓋用此語珽
按葉大可裁剪故曰製花小須補綴故曰集此雖
細義可見古人用字有斟酌不苟但二句亦互文
謂取芰荷芙蓉以爲衣裳耳非必芰荷可以爲衣
而芙蓉可以爲裳也羅氏之說雖有據恐未必然
又曰原之始而結茝貫薜也巳曰願依彭咸之遺
則然此佩之小者又皆陸草衣者身之章也用以
自表而皆取水物焉則其從彭咸也審矣彭咸商

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者也此說頗覺牽強蓋皆不知屈原實未投水而曲爲之解耳不吾知言世俗之溷濁不知巳之奇服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旣老而不衰又曰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是也五臣獨以君不知我言非是其亦巳者不求人知之詞卽論語人不知而不慍之意苟信皆誠也情情實也芳字是借芰荷芙蓉而言巳德之馨香而不臭穢也洪氏解作香草也非是王逸曰此言被服愈潔脩善益明也朱子曰此與下章卽所謂脩吾初服也二說是矣又

按下二句乃倒文法本謂苟余情其信芳則雖不吾知其亦已矣又何傷哉或曰上二句有比而賦意非全比也下二句乃賦也朱子以四句俱爲比也未是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冠戴之於首者也岌岌高貌佩謂雜佩卽玉蘭茝之類皆是被之於身者也舊註獨指玉佩言未是陸離參錯美好之貌涉江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亦此意芳言其氣之芬芳澤言其色

之潤澤總承上衣裳冠佩而言舊註芳謂以香物為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援按大招及列子之所謂施芳澤是又言芳香之膏澤不獨玉可以謂之潤澤也糅亦雜也雜糅言佩服之盛也昭明也質性質也未虧無損也言雖糅其芳澤之佩服蓋欲昭明其質性之無虧損耳即此觀之是實嘗佩服其芳澤以比德也非特設言取譬而已上章以情言此章以質言互見也後屢以情質並言也又此與上章亦參錯文法其次序本訓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唯昭質其猶未虧苟余情其信芳

不吾知其亦已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

芳菲菲其彌章

忽疾速貌反顧回首而視也游目謂縱目以流觀也哀郢曰曼余目以流觀是也游流古字亦通用荒遠也四荒猶四方也將往觀乎四荒謂將去此而往觀乎四方之景以為樂也佩指衣裳冠佩而言與長余佩之佩字稍異上佩字專言之也此佩字泛言之也與上初服之服字對看上服字總起

下也此佩字總結上也繽紛猶言雜糅盛貌也繁
飾猶言雜佩也亦衆盛之意菲菲猶勃勃芳香貌
彌章愈明也此章總承信芳昭質二句而言而有
淺深之意獨言芳菲菲者省文耳而澤字之意亦
在其中下二句總結上二句上二句又所以爲下
溘埃風而上征遠遊諸章起也往觀四荒舊註皆
謂往求賢君或曰此章言已回車返服謝仕而隱
將事遠遊以舒憤懣耳非謂往觀四荒以求賢君
而尋之也瑗按賈誼弔屈原云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懷此都也夫謂屈原歷九州而相其君固

爲失之然屈原當時實有去楚之志特所以去楚者謂歛德避難而遁去耳非謂去楚別求賢君而事之也或說是矣洪氏乃謂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是亦契舟膠柱之說矣此篇之末雖有悲懷舊鄉之意然亂辭又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遠遊篇雖亦有悲懷舊都之意然其卒章又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涉江亂辭曰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惜誦卒章曰撟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由此觀之屈子曷嘗無去楚之志哉去楚固無害乎屈子

之忠而且見其有保身之智矣後世不詳考其書而信屈子之所自言往往譏之何哉或曰屈子之去楚遠遊既非求賢君而仕然下諸章天帝虙妃佚女二姚并嘗何也曰蓋設言舉世無賢君而不足以當其心也於是而隱去耳洪氏又曰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善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好脩謂好自脩飾使潔凈也常者恒久不變之意體解猶言支解也未變謂不改其好脩之志也卽

雖九死其猶未悔之意懲創艾也五臣解可懲作何懼之意非是夫馳騖以追逐既非余心之所急蕙纕以攬茝是亦余心之所善其好善惡惡之誠如此旣曰雖九死其猶未悔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其所守堅確之至如此則靈脩雖數化而齌怒黨人雖嫉妬而謠諑又豈可使余心之懲創而少易其操也哉嗚呼若屈子者可謂樂道之眞其好善之誠者矣然則上所謂長太息以掩涕怨靈脩之浩蕩悔相道之不察豈眞有太息怨悔之心而欲變其所守也哉讀者可以自悟矣朱子曰人生各

隨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為常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六章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爲女須詈予起也瑗按篇首至此當一氣讀下而其閒有二大段四小段之分自篇首至夫唯靈脩之故也一小段自曰黃昏以爲期至願依彭咸之遺則一小段實總爲一大段自長太息以掩涕至固前聖之所厚一小段自悔相道之不察至此可懲一小段又總爲一大段而所謂離騷之意已畧盡矣下文不過

設爲女須之詈𦔳華之陳靈氛巫咸之占而反覆
推衍其好脩之美遠遊之興耳讀者孳熟諷而詳
玩之庶幾有見乎條理脉絡之貫串規矩法度之
整齊而使此春容之大篇可喜而不可厭也苟漫
然而觀之寧不亂雜而靡統也哉

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鮌悻直以亡身兮終
然殀乎羽之野

須者賤妾之稱以比黨人也屈原以蛾眉自比故
前言衆女之嫉指其黨之盛也此言女須之詈斥
其德之賤也舊以女須爲屈原之姊甚謬嬋媛妖

嬈貌邪淫之賤態也申申衆多重疊之意詈罵也字見周書無逸篇予原自謂也申申詈予謂黨人詈已者紛然不已也曰者記女須之詞也鮌堯臣悻狠也直謂徑情直行之意亡身喪身也終然猶言畢竟耳決詞也不得善終而死曰殀羽山名在東裔海中即禹貢之蒙羽其藝者也殀乎羽之野謂不得終于家也情詞屬神之言曰行悻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亦此意按鮌事天問亦言之見尚書及左傳史記諸書王逸曰言堯使鮌治洪水悻恨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

須比屈原於鯀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其說是矣瑗按屈原特不能背繩墨以追曲耳其所謂伏清白以死直者固前聖之所厚必不為前聖之所厭也黨人又何可以鯀之悻直比之哉觀前自誓之言曰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又曰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懷沙篇曰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屈子於死生之際蓋瞭然不可惑而其操守之堅有確乎不可拔者

矣奈何黨人以死懼之哉此數言者其曉黨人之
意亦至矣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
上章鮌悻直至此皆女須詈原之詞汝女須指原
而詈之也博者詈其立志太高遠廣大而謇者詈
其不避艱險獨爲人之所難爲也好脩見前紛盛
貌姱節姱美之節操也曰獨有此姱節可見黨衆
之無此而嫉妒之所以來也烏得不申申而詈之
邪覩柳子厚載戚里淫婦之謀河間婦可見矣但

屈子之節非河間中變之比故不能免乎罵詈之辱也薋菉葹三惡草名當世時俗之所尚者也以比尋常庸劣之行舊註比讒佞非是蓋因以女須爲原姊故以此爲罵黨人之詞而不知此實爲嬃人罵原之詞也盈室謂家佩而人服也舊註比滿朝庭太拘判別也獨離猶言立異也言衆人皆佩此尋常之草汝何爲判然獨自立異而不服而取彼芳澤以爲儲哉王逸曰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又曰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判然離別

不與衆同也意是瑗按女須詈原之詞通指前篇屈子之所叙者而言或曰判與拚同當平聲讀唐人詩用拚字多作判亦通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此章因女須詈已立異以爲高而述已中情以答之明其實未嘗立異也衆舉一世而言也以言曉人曰說戶說謂戶戶而說也覩此則屈子亦嘗與人以爲善矣但人之衆非可遍告也黨人以離異罵之何其不察之甚哉孰云猶言誰肯也中情與

人爲善之情也言已之中情實欲與人爲善而非
敢離異也朋黨也變黨言朋者爲爰諱之也論語
曰吾聞君子不黨又曰君子群而不黨黨之爲惡
稱也久矣世並舉而好朋亦倒文耳本謂舉世而
並好朋也然女須旣指原而駡之矣原且曰衆曰
朋若不專指黨人而言者可謂危行言遜矣㚔亦
獨也不予聽猶言不我信也蓋因女須以紛獨有
此姱節判獨離而不服駡之故原言我實未嘗㚔
獨以離異自是衆人不肯聽信我之言耳[illegible]拔四
句一意世並舉而好朋即申衆不可戶說意夫何

煢獨而不予聽卽申孰云察余之中情意朱子曰爲下章就舜陳詞起或曰此章亦女須言也口余曰予皆女須自謂也曰孰察曰煢獨皆謂原也乃小人革面之詞若以爲原詞則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句諸家講終牽強故朱子疑不字當衍蓋初罵其亡身次罵其立異終欲其見聽改行而免禍與已同也其詞意以漸而殺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滅而屈子之於楚黨人未嘗眞不知其爲好人也但以舉世皆如此而何獨嘐嘐然以古道自鳴乎又豈可人告而戶說乎瑗按或說亦有理

大抵自古小人非謂古道之不美也以爲非吾人之可易能故棄之而不好脩耳及見君子之好脩又媿巳之不能忌君子之獨善遂從而各興嫉妬之心也亦非謂庸劣之行爲眞是也盖以不能克其氣質之偏改其習俗之尚故因循而不變同流而合汙以爲常態祗見君子之離異而巳矣嗚呼可勝嘆哉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兹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此亦承女須之詈因嘆世無知巳而將抱巳之道

以求聖人之知也葢謂不合於今必合於古之意託言也依違也前聖泛言也下指舜專言也節樽節之意如書節性惟日其邁易節以制度之節中中道也節中謂樽節至於中道不使有太過不及之弊也觀此則屈子之志行可見矣孰謂其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哉喟歎也此字雖横入於中而其意則當在此章之首四句皆歎詞也憑者充塞盈滿之意憑心言極其本心之量而其中之所得者有羸餘天之所付者無虧欠也觀此則屈子之所養可知矣思美人曰揚厥憑而不竢憑字與

此同義舊註爲恚懑盛貌是連上喟字解非是歷猶逢也茲此也二句嘆已得聖人之中道而不過盡吾心之固有而無所顧不見知于世而反以是遭此詈辱也洪氏曰嘆逢時之不幸也濟度也沅湘皆水名南征猶言前進也此二字出易經泛言也舊註謂舜葬沅湘之南故曰南征非是就卽也重華舜號也陳詞謂陳列乎已所自得之言也二句又承上二句嘆已雖不見容於南夷則將由此而遁去求知於前聖也朱子曰屈原以世莫能知已之志故欲就舜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瑗按上

曰固前聖之所厚此曰依前聖以節中屈子惓惓直以聖人之道自期待如此孰謂原爲清脩一介之士哉孰謂學聖人之道者而肯自投於水哉後世之議原者何不考其書之甚邪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抽思曰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懷沙曰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又曰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其致意於聖人也數矣讀楚辭論屈子者此其要也不可不知也亦可見屈子所見最高所學最正故其所守不爲世俗之紛華所奪黨人之交構所移也又上章是答汝

何傳蹇章言女須詈其好異而明巳實未嘗好異也依前聖以節中句是荅悻直章言女須詈其悻直而明巳實出於中道而非悻直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啓開也與上陳字義同盖承上句變文而更端之詞也九辯即九敘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見尚書大禹謨不言禹者既曰九辯九歌則不待言禹而可以知其爲禹之樂矣樂所以象功德而作之者也言此以見禹功德之極其盛而後世子孫不

能守也夏禹有天下之號而此曰夏者猶曰夏之
子孫指太康而言也康娛猶言逸豫也縱放恣也
顧慮也難禍亂也圖謀也後後裔也此句暗指羿
浞等事而下乃申詳之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
家巷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用失家巷言國破而
家亡也洪氏曰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
又曰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
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瑗按諸經傳太康以逸豫
滅厥德盤遊無度田於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距于河立其弟仲康而專執國政仲康丁有夏中

衰之運亦未能行羿不道之誅以致羿竟篡相位而禍亂荐臻是家巷之失太康固爲誅首而五子之罪蓋亦有不能逭者矣不書太康名者不待言而既自見以其惡之顯著人人得而知之也太康之罪人皆知之矣五子之罪人則不知也故屈子書五子之名而顯其微闡其幽而此章之言亦自有先後輕重之序可謂得春秋之法矣非屈子其孰能之嗚呼上有忝其祖下不顧其後而國之不絶者如綫太康五子之罪著矣彼懷襄之苟且康娛而輕棄其國不數十年而遂滅於秦也其罪不

尤甚哉聞屈子之言亦可以自省矣朱子曰此篇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嗚呼自舜以後而天下紛紛始多事矣無爲之治不可得而見矣陵遲至於戰國而人事之變亦極矣屈子烏得不往就舜一陳而訴之以渫其憤懣之情也耶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屈子就重華而陳詞之意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淫過也無事而漫遊曰

遊佚縱恣也書多作泆畋獵也此句亦叅錯之文本謂淫佚於遊畋也心之所喜曰好遊畋者述其淫佚之事而好者誅其淫佚之心也故以文字起之射發弓弩之總名封大也狐獸名射狐者遊畋中之一事惟其好之此所以淫佚於遊畋也上句重淫佚字下句重好字固者承上文而斷其必然之詞孟子曰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亂流者謂如水之流而不知返也卽指上二句之事鮮少也鮮終謂少有得善其終也卽指下句之事浞寒浞伯明氏所棄之讒子弟羿因收之任以爲相也貪者

有所歆慕於人而謀以取之之意厥其㕣語詞尚
書多用之家謂羿之室家也王逸曰婦謂之家或
曰左傳言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則家卽猶上章
家巷之家總言之耳不必專指奪羿之妻一事而
言亦通此章言羿因夏衰逐其帝相而篡其位恃
其善射不恤民事淫于遊獵棄其賢良而任好讒
之寒浞卒爲寒浞貪謀其家而殺之也羿以亂得
政而身卽滅亡故曰亂流鮮終傳曰以德和民不
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羿與浞澆之事是也
後世乘人之亂而奪人之國者尚鑒於斯哉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澆一作奡字異而音同即浞因羿室所生之子也被如書康誥紹聞衣德言之衣字亦服也服事也強圉與彊禦同詩曰曾是彊禦彊禦猶強梁暴猛多力之意論語曰奡盪舟力能陸地行舟則強圉可知被服強圉謂專尚猛力如被服之在身而不舍也縱欲不忍謂縱放其淫欲之心以肆其強圉之力而勃勃乎不能自忍耐也指弑相之事而言康娛見上自忘謂忘其脩身之道也王逸謂忘其

過惡亦逼首頭也顚隕皆自上而下墜之意謂爲
少康所誅也此章言澆專尚勇力而恣其淫心殺
夏后相而以逸豫滅厥德卒爲相子少康所誅以
梟其首也羿蓋恃其技澆蓋恃其力故皆不脩德
而反以此取滅亡也技力之不足恃也如此哉此
二章事並見左傳瑗按羿篡夏位而未幾爲浞所
殺浞既殺羿又使其子澆弑夏帝相亦終爲相子
少康所滅輾轉相報捷如影響固亂流之鮮終於
此亦可見天道之好還也又按此上三章一章言
喪其家巷二章言喪其室家三章言喪其元首其

取禍之慘愈深而愈切其垂鑒之意至矣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賊人多殺曰桀云王之謚也名履癸史記以爲帝發之子系本以爲帝臯之子發之弟也未知孰是常違謂屢背乎道也或曰倒文耳謂背乎常道也亦通詳見商書及史記夏紀遂焉猶忽然易詞也逢殃遇害也謂爲商湯所放而死也自啓九辯至此十四句皆陳夏事然其言亦有次第而一代之治亂傾可概見矣后君也辛帝乙之子商紂之名

也又名受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淹菜曰葅肉醬曰
醢謂殺戮忠良也殷代名也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宗猶統也不長謂爲武所滅絕也詳見周書及史
記殷紀此章舉二國無道亡國之君以昭大戒而
彼儇褭者聞之可不知所寒心而尚鑒於此也哉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
湯天乙之子商之盛王也謚法除虐去殘曰湯姓
子名履禹鯀之子夏之盛王名也姓姒一曰謚法
受禪成功曰禹今考之書舜在當時巳並稟契皐

陶而呼之則名也非謚也不曰禹湯而曰湯禹若
倒文耳後曰湯禹儼而求合是也或曰亦承上殷
宗句而遂先言湯也古人作文多有此法亦通嚴
畏也祗亦敬也書曰日嚴祗敬周代名也指文武
而言論道莫差謂講論治道而無有一毫之差錯
也三王道德詳見詩書此亦互文非謂禹湯能祗
敬而不能論道文武能論道而不能祗敬也王逸
五臣皆渾釋之曰禹湯文武皆嚴畏祗敬論議道
德無有過差是矣舉謂揚之於側陋也賢有德者
也才有藝者也授與也能猶堪也兼賢才而言謂

量其才德之大小而與之以職任也若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能又對賢專以才言此上既曰舉賢才則能字當總承講也訓詁之家要當隨文體意不可執一也舉賢才句見論語循依也繩墨解見上喻法度也頗僻也不頗猶莫差也二句言脩已用人之道總承上三王而言也此章舉三代之盛王以明大典而見後世子孫之不能遵祖宗之憲章以致國亡而家敗也彼懷襄者聞之尚當惕然悔過取法乎此可也方且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也是誠何心哉曰嚴敬德曰論治道

曰舉賢才曰遵法度反覆悉言之也嚴敬德遵法度脩之於已者也論治道舉賢才推之於人者也天德之純王道之普於此乎可概見矣孰謂戰國之士可及之也哉當時孟子之外一人而已矣其文章德行皆可以並駕而齊驅不當以優劣論也但孟子周流列國能遹之以權而屈子則道之不行終于隱去守經而已矣盖其平生之所學所守所見本如此故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可以覘其志矣至于規規以同姓之義論之吾不知之矣瑗按此上五章夏代歷叙其喪亂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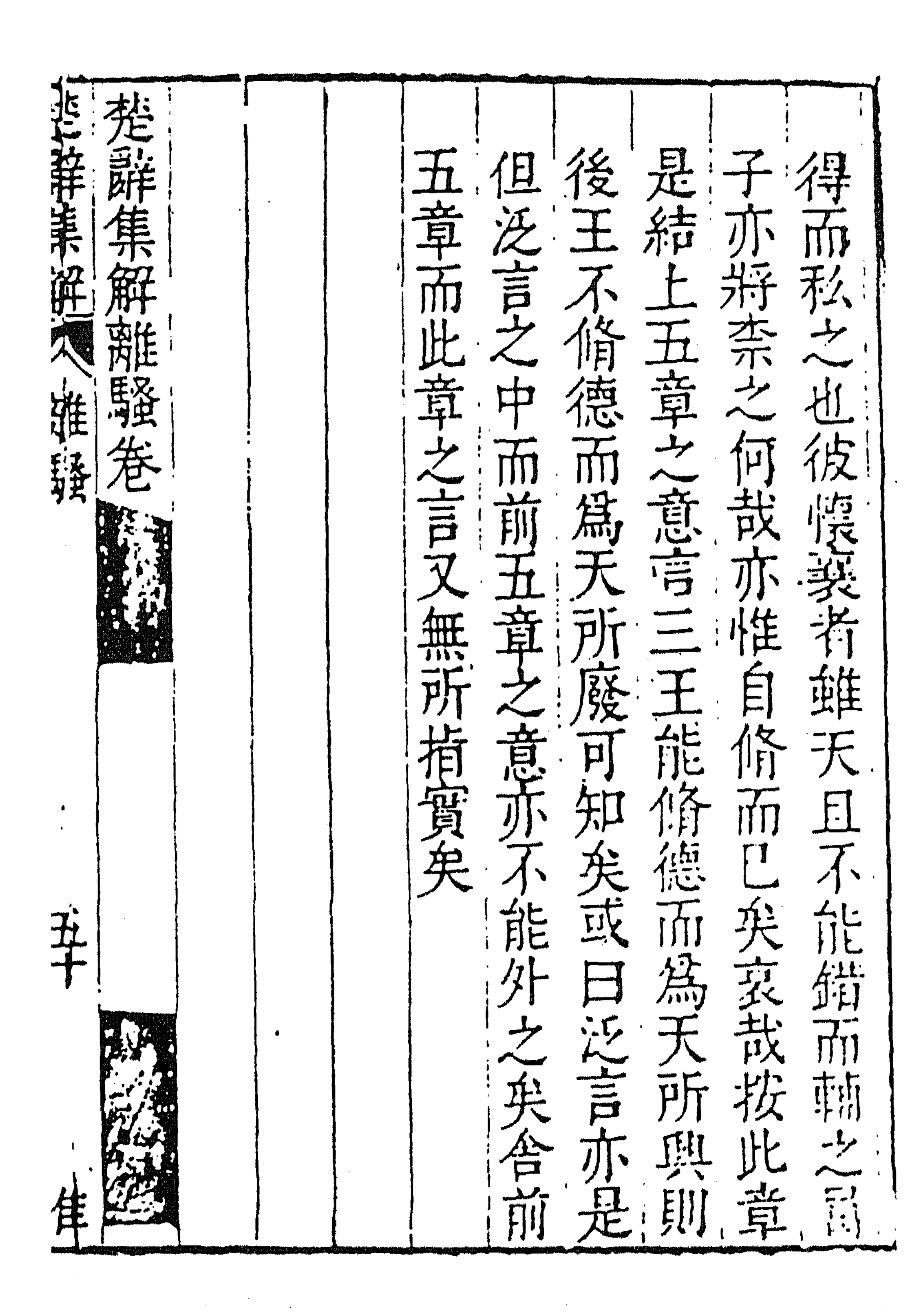
而殷只以二句承之又以湯禹一句總結之周又只以一句言之其筆力之變化非屈子不能若三代以次而各敘一段不惟其詞冗長而亦無反覆悠揚之味矣操觚染翰者亦不可不知又按朱子曰三王道全德備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如下章所云也亦是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皇大也竊愛爲私所私爲阿覽察也人者對己而言民者泛詞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焉

語助詞錯置也輔佐也默祐之之意猶言惟德是輔
也其未得也則錯之其既得也則輔之詳其文勢
當如此解言皇天神明公平正直無所私阿覲於
萬民之中而有能脩聖賢之德者則立以爲君而
陰隲輔相之也維獨也書曰睿作聖明作哲孟子
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茂盛也行者錯之於身者也
聖哲以人而言茂行以德而言苟誠也用猶有也
下土謂天下也詩曰奄有下土言聖哲之人有茂
盛之行則必爲皇天所錯輔而有此天下也覽德
錯輔自在天而言得此下土自在人而言皇天之

於聖人非有所私厚也亦惟覽其德而已矣皇天能輔其德而不能使人之脩德也在我而已矣聖人之於皇天非有所徼求也亦惟茂其行而已矣聖人能茂其行而不能必天之立己也聽天而已矣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中庸曰故大德者必受命知此則可以窺天人相與之際矣故禹湯文武日嚴祇敬之德而皆得用此下土彼康娛淫佚常違葅醢之徒則天雖欲錯而輔之亦無所施其力矣孔子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是天非獨無私阿也雖欲私之亦不



得而私之也彼懷襄者雖天且不能錯而輔之爾
子亦將柰之何哉亦惟自脩而已矣哀哉按此章
是結上五章之意言三王能脩德而爲天所興則
後王不脩德而爲天所廢可知矣或曰泛言亦是
但泛言之中而前五章之意亦不能外之矣合前
五章而此章之言又無所指實矣

楚辭集解離騷卷